

“珠还合浦”正当时

文 / 陈建功

我曾在一篇赞美家乡的散文里说，世上最无可指责的“吹嘘”，就是“吹嘘”自己的家乡。当然，这是一句玩笑。我是北海人，祖籍合浦南康（今属北海铁山港区所辖），因此说我是合浦人也应不错。我那家乡合浦是无须“吹嘘”的。从汉代开始，合浦的行政建制延续至今，已长达2000年之久。到了唐朝，从李商隐“沧海月明珠有泪”，还应能听出他的“合浦梦”。到了明代，屈大均还说东珠不如西珠，西珠不如南珠，可见“合浦珠”仍名冠东西。当然，不胫而走千百年的，是“珠还合浦”的传说。据《后汉书·孟尝传》所载，因合浦“海出珠宝”而令官吏多贪秽，“诡人采求，不知纪极”，闹得连珍珠都跑了路。其后就是“行旅不至，人物无资”，饿殍满地的颓局了。只有孟尝太守到任后，“革易前弊，求民病利”，不到一年，“跑”掉的“珍珠”就回来了。“珠还合浦”便成为广施仁政、山河重光的象征。

不难理解，“一带一路”战略主张的提出与实施，何以令我震撼了。合浦，正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始发港之一。建设“一带一路”，当然是立足当下、面向未来的决策，但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令我惊喜的是，2017年4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广西的第一

站，恰恰选择了视察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联想他前面的论述，不能不说闻之有种格外亲切的感受。

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我是去过多次的。有时陪着造访北海的客人去，有时则独自前往。我欣赏博物馆，图清静、愿从容，有时甚至不爱听讲解，宁愿事前事后查书。用句古人的戏词儿，叫“细吹细打地受用”。仅从合浦汉墓出土的随葬品看，可以佐证中西文化交流的珍稀文物真不少，也算是合浦作为汉代海上丝绸之路重要始发港的有力证据。大量的琉璃、玛瑙、水晶制品不仅显示了原产地材质上的信息，风格上也可见异域文化的特征。记得初见那件东汉墓出土的波斯陶壶和罗马玻璃碗时，真是大吃一惊。想到两千年前它们如何飘洋过海，如何落脚合浦，而合浦码头，如何帆樯林立，号角喧天，似乎看到了深藏于历史河道上意蕴绵长的“合浦故事”，也算是读出了滋味儿，读出了感情呢。

实际上，为贯彻“一带一路”的战略决策，在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的前夕，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已经组织了以“海上丝绸之路文物保护与开发”为主题的考察团，希冀在这一方面建言献策。我也有幸参与其中。考察的过程中我就深切感到，自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文化自信”并加以深刻阐述以来，各级政府和广大文博工作者的境界和情怀得以大大拓展，使命感和责任感大大增强，《文物保护法》所确立的“抢救为主，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也得到很好的贯彻。就拿我参观过的汕头“侨批文物馆”来说，步入其中，有如走入了与近现代“海上丝绸之路”有关的“中国故事”宝库。所谓“侨批”，就是由专门往来国内外的“水客”和侨批馆递送、“信汇合一”的邮传载体。“侨批”上既有所汇款额，也有附言乃至家书。我作为一个参观者，尽管只是匆匆浏览，从那些展出的家书里，似乎可以看到海外华侨血汗打拼的身影，也可以感受到那个时代的家国


之念与骨肉亲情。当然，侨批文物馆给予我们的远不止这些，它为近代金融史、邮政史、中外交通史等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源。用汉学泰斗饶宗颐教授的话来说，潮汕侨批是研究海内外潮人经济政治史的一项世界性课题。汕头侨批博物馆所讲的“中国故事”，讲得也足够精彩。同样也证明，在文博界，“讲好‘中国故事’”，天高地阔，大有可为。

当然，走过了一些地方，我也对当下的文保工作有了新的期待。我的呼吁一言以蔽之不过四个字，就是“小心翼翼”。

比如，地方当局的决策者们，越是意欲有所作为的时候，是不是越要“小心翼翼”地面对各自的“政绩”渴望？为政者有所作为，是题中应有之义。但要怎样地“作为”？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是面对我们的文化遗产应有的谨慎。这使我不由得又想起了一件家乡故事。2010年3月下旬，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单霁翔委员专程到我的家乡北海市，调研、考察北海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工作。适值我在北海写作，遂陪同于后，算是半个主人。实地考察原英国领事馆建筑时，当地领导介绍说，1999年10月初，这座原建于1885年的建筑面临市政建设的难题，为保留这座建筑，将它向东北方向平移有55.8米，始令这座建筑留存至今。单霁翔闻之，不禁肃然，感叹说：“当时拿这主意的是谁呀？书记市长是哪个？这真是北海的功臣呀！”随后，他告诉我，另有一座城市，也曾申请“历史文化名城”，说：“当年我们这儿有多少多少个国家的领事馆呢！”单委员说：“……后来我就去啦。问‘多少多少个国家的领事馆’在哪儿呢？我得到的回答是：‘都炸啦！’……”

这应该算一个悲剧，但我认为或对我们不无启示。盲目追求

GDP, 罔顾生态毁坏文物, 固然已成过街老鼠。但在某个地方, 某座古村落被拆毁的消息, 仍时有耳闻。这种汲汲于事功的行为, 无论是为升官还是为发财, 给我们民族文化遗产造成的损失, 最终会被历史所责问。

又比如, 我们的文保从业者, 是不是能小心翼翼地面对或宏大或精细的专业性劳动? 从一副对联的读法到一块方砖的更替, 都深藏着我们民族对传统的珍爱和对文化的敬畏, 也向参观者传递着这份珍爱和敬畏。这正是每一位从业者的尊严与荣誉。我想说, 就算隔行如隔山, 展陈者对我们的文化遗产精心不精心、敬畏不敬畏, 一走进去, 是不难感受一二的。至于专业不专业, 到了专家眼里更是一览无余。这使我想起已故的文学界老委员冯牧同志的一句话, 他说他读巴金先生的作品, 常常觉得和巴金生活在一个时代, 是幸福的。我多么希望我们的文保单位和博物馆, 也通过你们所讲的“中国故事”, 给我带来这样的幸福感和自豪感。对此, 我持有非常乐观的态度。因为几周前, 我走进了广州的“粤海关博物馆”, 看到他们精心策划的海关历史陈列, 同时我也发现, 在粤海关大楼原铺的花砖地上, 覆盖着几乎同样图案的地毯; 发现展厅空调的柜机, 也都包裹了和原室风格统一的木饰。那种对文化遗产的态度和工作, 使我油然而生敬意。这种敬意尚未褪去, 就听到了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的消息, 便越发想和文物界的朋友们说, 迎接中华文化的复兴, 让我们一起“加油”! 

陈建功, 全国政协常委,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